

历史的祭品

祭品：凄怨的忠魂

孙景峰 等著

也许从不该抱怨
孤意殉道的愚昧
也许从不该景仰
羽化登仙的忠魂
一群古老中国的幽灵
带着膨涨而热切的希冀
走出闪光的履历
又走入悲壮的祭坛



吴汨
水祭
与罪
臣录

●烹之乐
●忠信罪
●南海风
●末路行

●汨罗叹
●悯忠寺
●血泪潜
●改良梦

历史的祭品

祭品：凄怨的忠魂

孙景峰 等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新潮文史书系(第三辑)

历史的祭品·凄怨的忠魂

孙景峰 等著

责任编辑 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平顶山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42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5000册

ISBN 7—5348—0789—1/K·249 定价 6.00 元

内 容 提 要

摆在诸君面前的是一幅幅古老中国忠臣悲壮的图画。他们有执著的追求,完美的理想,有匡扶社稷之才,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然而他们的追求湮灭了,理想破碎了,才华被无情的制度压抑了,自身成为时代的祭品。一群学者以他们精美流畅的语言,超越世俗的思索,倾注感情的热泪,谱写出这样一曲古老中国忠魂的招魂曲。

大汉帝国永寿元年二月，
太学生刘陶在给孝桓皇帝上疏
中说：

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
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资治通鉴》卷五十三《汉纪四十五》

撰稿人 (依章先后为序)

孙景峰 李慧玲 程爱勤 查洪德

董毅 张丽 宗树洁 于浩

刘汉东 来学斋 高尚刚 王惠敏

周大善 周慧杰 杨文华 王树林

张印栋 方正己 张冠生 夏维中

王瑞平 侯明 刘书志

《新潮文史书系》发语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文化意识已随改革的进程，日益向深层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未来，也伸向历史，以便悉心探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内在联系，确定自己的存在方位和奋斗目标。作为出版工作者，出于对时代和社会的神圣责任，我们设计了这一带有文化特征的选题，用编辑所特有的方式，投入大时代汹涌的新潮。

我们兴奋！我们快慰！

这，是一座便桥，桥的两端是文学和历史。桥下，温热的生命之水正汨汨流过。此桥，没有草图，“匠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想象和审美水平营构桥的形式。因此，它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尝试的勇气。能否有更多的同道通过和加固这座桥呢？我们热望着。

卷首语·祭品上的诔文

古老中国历史的长卷，犹如一座座庄严肃穆的祭坛。其间有大战巍巍乎帝陵皇寝，功臣勋旧用血与泪筑起的坟茔，沙场兵战的马革裹尸，麻衣黎元的累累白骨。一次次烈士暮年的悲怨，一幕幕刀枪剑戟的掠影，一件件精美丰厚的祭品，一年年悲痛欲绝的祀酹。袅袅青烟化尘埃，芸芸众生共宣佛。古老中国历史似乎奉献给人类的除了杀戮，依旧是杀戮。

拔蒿就道，寻寻觅觅，眼前浮现出忠臣良吏们的座座丰碑。拜香把酒，口衔禋语，祭写一篇长长的诔文，化作在天之灵的告慰：

身躯僵硬，仰卧在姑苏台上，留下睿智的双眼和刺入体内的剑。一代忠臣以满腔热诚复兴了一个国度，而那个国度却使他饮恨终生。究竟怎么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他是伍子胥

他曾说，他最痛心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在那个麻木昏沉的世界上，他尝够一个清醒的痛苦。他抱石投江时唯一的遗憾：他要唤醒的“哲王”而终于没有醒悟。“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他是屈原

死，终于使他彻底得到了解脱，死，终于使他赢得正史上寥寥几行“忠孝节义”的嘉许。古老的易水河依旧款款东去，不曾为这个成长于怀抱中的儿子泛起半点涟漪。“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是卢植

他拥有过多的赤诚，所以他从高高的庙堂坠入简陋的茅屋；他拥有过多的谏言，所以他从踌躇满志滑入痛苦的呻吟。古老中国文人世界里，弹奏这种矛盾的招魂曲又何止大唐帝国丞相的他呢？“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他是褚遂良

他撑定理想之舟，一身傲骨，两袖清风，为民请命，生死不避。靠着大智大勇，虽几经沉没，总能顽强浮起，终于在险风恶浪中驶抵生命旅程的彼岸，羽化登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是海瑞

忠君，不但一直是他克己为臣的操守圭臬，而且也最终成了他孤意殉道的牺牲。然而，历史的冲迥与变迁，却赋予他的忠以一种愚昧而可笑的色彩。“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他是翁同龢

……——他是文种、晁错、鲍宣、范仲淹、谢枋得、齐泰、瞿式耜、康有为……

于是我们悲，悲他们人生遭际；于是我们敬，敬他们耿耿忠直；于是我们叹，叹他们生不逢时；于是我们怜，怜他们孤意殉道；于是我们笑，笑他们顽冥不化；于是我们……

难道说，我们就永远无法改变这样的命运？难道说，我们的历史就永远是一出悲壮的活剧？也许不。

王 月

谨识于 1992 年

目 录

卷首语·祭品上的诔文	王 月
楚吴泪	
——伍子胥	1
烹之乐	
——文 种	17
汨罗叹	
——屈 原	43
汉宫怨	
——晁 错	58
济世叹	
——鲍 宣	71
易水祭	
——卢 植	87
英年魂	
——裴 颢	102
忠信罪	
——高 颎	115
愚忠悲	
——褚遂良	131
灵鸟赋	
——范仲淹	146

崖山情	
—— 陆秀夫	160
悯忠寺	
—— 谢枋得	173
天才恨	
—— 解 缙	185
功与罪	
—— 齐 泰	204
南海风	
—— 海 瑞	218
血泪潜	
—— 钱肃乐	235
忠臣录	
—— 瞿式耜	249
末路行	
—— 翁同龢	264
改良梦	
—— 康有为	284

孙景峰

楚 吴 泪

—— 伍 子 胥

身躯僵硬，仰卧在姑苏台上，留下睿智的双眼和刺入体内的剑。一代忠臣以满腔热诚复兴了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却使他含泪饮恨，自绝已命，究竟怎么了？

公元前 546 年 7 月，弭兵会议召开，之后，中原地区晋楚争霸的局面接近尾声。在长江下游，又崛起了两个国家，即吴国和越国，这两个国家在春秋后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本是楚的附属国，到春秋后期，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率兵曾攻破楚国都城，夫差继位后，又对越发动了战争，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之后，又北上与晋争霸，一时称霸中原。吴由一个小国到称霸中原，在辅佐吴王阖闾和夫差创立霸业的大臣和将领中，首屈一指的便是伍员（伍子胥）。

含泪饮恨 离楚奔吴

公元前 522 年。楚国边镇城父。

自从哥哥伍尚走后，伍子胥一直坐卧不宁，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有关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消息。虽然他深知楚平王残忍无度，哥

哥此去郢都凶多吉少，但他内心中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楚平王念其伍家几代人为楚国殚力竭智的份上，能给父兄一条生路。

然而，楚平王把伍子胥心里仅存的一丝希望之火用无情的残忍浇灭了。虽然伍子胥内心也有几分思想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时仍不啻五雷轰顶：刚刚应召回都的哥哥未进宫门便被囚禁起来，楚平王和费无极已派楚将武城黑来抓自己。伍子胥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悲哀：看来，我的预言不幸而被言中，父兄性命恐难保全。顿时，提心吊胆化为怒火中烧：楚平王你这老贼，此仇不报，子胥誓不为人！

伍子胥——为楚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名臣之后，竟然在泱泱楚国无立脚之地，他决定马上离开这个由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楚平王掌握的楚国。

伍子胥之父伍奢是楚国太子建的太傅，他性情耿直，大才饱学，敢于犯颜直谏，而少傅费无极则刁钻油滑、诡计多端，善于溜须拍马，以致于太傅和少傅两人形同水火，互不相容。由于费无极对楚平王刻意曲意奉迎，深得平王宠爱，他视太傅伍奢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前 527 年，楚平王为背靠大树好乘凉，意欲与当时国力强盛的秦国结为连理之好，就派少傅费无极去秦国替太子建求亲，秦哀公就把自己的妹妹孟嬴许给了太子建。等费无极一行从秦国回来，好色的楚平王一见美貌的孟嬴便垂涎三尺。费无极早已摸透了平王的心思，便投其所好，对楚平王说：“孟嬴简直是月宫嫦娥降世，天上仙子临凡。您既然喜欢她，就把她娶过来吧！”此话正中楚平王下怀。于是，便由费无极亲自导演了一出偷梁换柱、夺父儿媳的丑剧。楚平王娶了孟嬴，把随孟嬴来的一个宫女给了太子建。

费无极为凶残，对为人耿直的伍奢等忠臣千方百计的在平王面前进谗言，离间君臣。费无极很担心太子建知道其丑行，便在楚平王夺太子建之爱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又鼓动楚平王把太子建

送出郢都，去镇守边关城父（今河南宝丰）。太傅伍奢并不知其中原委，便直陈楚平王：“太子是黎庶之所望，国家之根基，怎么能派他去镇守城父呢？还是另派他人吧！”楚平王做贼心虚，一口回绝了伍奢：“孤家章程已定！”伍奢心中不免一惊：这其中必有诈！于是他就向平王提出与太子建一同去城父，而这正是楚平王和费无极求之不得的，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楚平王当即允准。于是，太子建、太傅伍奢及两个儿子伍尚、伍员一行便来到了城父。

太子建和伍奢虽然远离郢都，但毕竟还在人世，想到此，费无极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若是将来太子建继位，我还不身首异处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除掉太子建和伍奢，于是他便对平王说：“太子建已经知道了您娶孟嬴之事，大发雷霆，听说他和伍奢在城父招兵买马，日夜操练，并且暗地里同齐晋两国结盟，您不可不防备呀！太子作乱，伍奢是主谋，您可以先把伍奢召回来，然后派人杀掉太子建，这样您的后患就解除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伍奢被召回郢都查问，当楚平王问到太子建是否准备与齐晋联合攻打郢都时，伍奢怒不可遏：“你娶了太子的媳妇儿，已经不对了，现在又怎么能听信小人的谗言而怀疑自己的亲骨肉呢？”楚平王被揭了短处，恼羞成怒，再加上费无极从中添油加醋，便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可怜一代忠臣遭遇昏君和小人而身陷囹圄。“太子得知老师被抓，一定会起兵造反的！”楚平王在费无极的挑唆之下，决心废掉太子建，立即派兵去城父杀太子建。太子建听到消息，立即逃到宋国去了。

斩草须除根。费无极又给楚平王出主意：“伍奢有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如果让他们跑了，可是后患无穷呀！不如让伍奢给他的两个儿子写封信，就说如果他们回到郢都来，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父亲，还可以给他们官做，否则，就将伍奢立即杀死！”楚平王对费无极当然是言听计从。

伍奢的信送到了城父。伍尚和伍子胥认真地阅读着父亲的信，

不由得泪从眶出，见字如见人，父亲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伍氏兄弟面前。敦厚的伍尚拿着信对正在蹙眉思索的弟弟说：“父亲让我们回去，我们就赶快回郢都吧！要不父亲就会遭不测的！”有谋有识的伍子胥早已看透了这信中暗藏杀机，仿佛是一条绳索要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牵回郢都，同父亲一起被昏君和奸臣杀害。伍子胥对哥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准是楚平王和费无极这个老贼逼父亲写的，如果我们不回去，他们害怕我们，父亲也许不会轻易被杀害，要是我们回去，父亲一定被杀，我们也难逃毒手，不如我们赶快逃走，将来好替父报仇！”“君命不可违，父命不可抗。既然平王和父亲要我们回去，我们不能落个不忠不孝的名呀！”伍子胥已经看破红尘，对于伍尚这副愚忠像甚是着急：“忠于君者，利于国也，孝于父者，益于家也。现在楚平王昏庸无道，已经不顾国家了，这种君命于国何利，为什么还要遵奉呢？父亲现在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受人胁迫写信让我们回去，显然言不由衷，这种父命于家何益，我们也要听从吗？”

伍尚仍然固执己见：“即使是假的，见父亲一面，死了也甘心。好在有我们弟兄两个，你暂且留在城父，我独自入郢，如果真如你所言，我殉父为孝，你投奔它国以报仇为孝，尚自知不才，也难以担当报父仇之重任！”伍子胥看到伍尚去心已定，也不强留，只是心头一阵酸楚，悲莫悲兮生离别，眼看这对手足就要阴阳分离，怎不令子胥这堂堂男儿落泪湿襟呢？

果不出子胥所料，伍尚回到郢都，未进宫门就被囚禁起来了，伍子胥决定马上出逃。子胥刚逃出没多远，楚将武城黑便追了上来。一阵混战。武城黑就在子胥脚下，子胥只要再发一箭，武城黑便会一命呜呼，子胥强压住心头之恨，对武城黑说：“你回郢都后，告诉楚平王这个无道昏君，他要保全楚国宗庙，就不要加害于我父兄，若我父兄被杀，我定要亲斩昏君之首，代我父兄报仇雪恨！”

伍子胥先是到了宋国，与先期逃至的太子建会面，不巧的是，

这时宋国华氏作乱，楚国又派兵前来干涉。太子建和伍子胥又日夜兼程到达郑国。郑定公很热情地款待这一对楚国落难的公子和亡臣。孰知太子建报仇心切，竟恩将仇报，瞒着伍子胥与晋国暗中勾结，想夺取郑国大权，然后利用郑国力量打回楚国，以解夺妻被逐之恨。此事被郑定公发现，太子建人头落地。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建的儿子胜逃离郑国。

公元前 522 年，伍子胥经历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富有传奇色彩地渡过楚吴边境的昭关，终于到达吴国都城，马上去拜见了吴王僚。吴王僚曾多次攻打楚国，都未取得大的胜利，僚得知伍子胥是个有胆有谋的良才，就立即拜为大夫。从此，伍子胥的历史就书写在吴国这土地上，他的身心也就交给了吴国。

子胥辅佐 姬光即位

伍子胥到了吴国，国仇家恨何曾忘怀？他多次劝吴王僚伐楚，但都被公子姬光阻止。因为在公子姬光看来，如果吴王僚伐楚得胜，一方面在吴国人面前提高了僚的威望，另一方面，也替伍子胥报了仇，伍子胥从而也会对吴王僚感恩戴德，死心踏地跟随吴王僚，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人才辅佐吴王僚，不是给自己日后夺取王位增添了一道屏障吗？于是，姬光就力谏吴王僚：“伍子胥要攻打楚国，不过是想借我们吴国的力量来为自己报私仇。现在楚国还很强盛，伐楚不会成功的。”愚蠢的吴王僚听信了公子姬光的话，便打消了伐楚的念头，逐渐疏远了伍子胥。

伍子胥是个人才，公子姬光也同样是一个人才，因为他知道人才对于其事业的举足轻重，他同吴王僚共争伍子胥，可谓费尽心机，终于以其智谋获得了伍子胥，其即位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姬光施了缓兵之计，趁吴王僚疏远伍子胥之机，把伍子胥拉拢了过来。

伍子胥看出了公子姬光的老谋深算，知道他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有智有勇，也愿意借公子姬光之手来报仇雪恨。于是一面退居田野躬耕，一面暗地里为公子姬光约结勇士，等待时机，助公子姬光夺取王位。

公子姬光和吴王僚乃亲叔伯兄弟，他们之间怎么会有王位之争呢？原来，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和季札，寿梦最喜欢的是四子季札，欲立之为太子，但季札谦让不受，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前对儿子们说：以后要把王位传给兄弟。有意把季札推上吴王宝座，把吴国交给贤能的季札来管理。太子诸樊当王后让位于季札，但季札仍坚辞不受。这样，只好由诸樊、余祭、余昧三兄弟依次为王，余昧死后，该季札当王了，可季札再次坚辞不受并逃亡。这时，余昧的长子就继位，成了吴王僚。这对于寿梦的长孙、诸樊的长子姬光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既然叔父季札不愿为王，王位就应该由他来继承，以恢复嫡长子继位的传统。可由于朝中大都是吴王僚的亲臣和其父余昧的旧臣，姬光虽朝思暮想夺取王位，但终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到处招纳贤才，等待时机，为其日后夺位创造条件。

这样，想利用姬光为其父兄报仇的伍子胥和想利用伍子胥为其夺取王位的姬光一拍即合，彼此视为同道知己。伍子胥心里很清楚：要想利用吴国来报杀父之仇，必须先扶姬光即位，而对于姬光来说，最希望得到一位勇士，以便日后刺杀吴王僚。伍子胥便向公子姬光推荐了他的好朋友专诸，姬光以极其优厚的礼遇来款待专诸，“士为知己者死”，专诸虽然顾忌到年迈的老母，但看到公子姬光这样高抬自己，再加上伍子胥从中极力撮合，专诸便答应了姬光刺杀吴王僚的请求。专诸以厨师的身份隐居在姬光家中，专门练习煮鱼，伍子胥则隐居郊区耕田，以避免外人注意。

公元前515年，楚平王死。吴王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伐楚机会。姬光也力劝吴王僚伐楚，这样，姬光就可以乘伐楚时吴国内兵